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00-1949

天堂与地狱

第一辑

民俗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许国良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戎思平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一辑(1900—1949 年)

天堂与地狱

民 俗 卷

主 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许国良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58 1/32

1998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字数:380,000

印数:18,001—23,000

印张:15.5

ISBN7-80531-411-X/I·27

定价:26.00 元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前后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煌煌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新时代呼唤的新文体取代了与几千年帝制崩溃同时扫荡的旧文体。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

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经开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今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推出的是第一辑四卷。

编者

1996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民国初年之社会动态	蒋梦麟(1)
丢不掉的珍宝	冰 心(14)
故乡杂记	茅 盾(19)
保定定县之游	周作人(48)
蜀道奇遇记	丰子恺(53)
宛西闻见记(节选)	老 向(62)
失去了巢的人们	骆宾基(76)
西安印象记(节选)	鲁 彦(81)
祁连山北的旅行	范长江(92)
桃源与沅州	沈从文(101)
大连丸上	萧 军(108)
山行杂记	芦 焚(113)
富春江上	曹聚仁(128)
西行书简(节选)	郑振铎(132)
上海人物	于芜言(137)
暴发户的上海	袁水拍(143)
城隍庙的书市	阿 英(147)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徐 评(156)
饮食男女在福州	郁达夫(160)

四川的悲喜剧·····	杜 云(168)
山城水巷·····	黄宗江(176)
鲁西流民图·····	萧 乾(180)
包身工·····	夏 衍(184)
包饭作·····	杨 朔(198)
八月生活·····	丁 玲(203)
罪恶之花·····	柯 灵(209)
三等病房特写(节选)·····	白 薇(215)
天堂中的地狱·····	洪 深(233)
岱山的渔盐民·····	圣 旦(243)
乞丐收容所·····	王元化(249)
寒流里的风暴——记上海摊贩暴动·····	唐 海(255)
我流亡在河南山东·····	黄继厚(273)
斜交遭遇战·····	阿 莹(281)
抬一口棺木回来吧·····	荒 煤(291)
烽火中的神女·····	黄药眠(298)
风暴代县城·····	康 濯(304)
战地一日·····	楼适夷(313)
募捐·····	碧 野(324)
孤岛大年夜·····	朱 雯(329)
模范村·····	刘思慕(336)
樱花票·····	李伟涛(343)
赌·····	巴 金(345)
沪西的赌窟·····	戈 伶(349)

舞场一日·····	吴飞璩(353)
一个妓女的惨死·····	小 埤(356)
南京的黑市·····	刘士穆(358)
铁道线·····	谭 鲁(361)
北平的白面房子·····	阿 难(367)
模范省的鸦片·····	准 囚(373)
湘黔道上的烟贩·····	平 子(379)
四川的鸦片·····	丹 五(385)
私运烟土记·····	韦启纶(390)
汉口人肉市场——沙家巷·····	芟 薰(401)
魔窟·····	空 葛(406)
入市·····	毕奂午(414)
南京的媒行·····	受 仲(417)
再谈荒淫与无耻·····	边 声(422)
走私在山东·····	章 予(428)
发财的一群·····	韩 枚(433)
巡捕日记的一页·····	一 捕(437)
监房的一夜·····	殷 夫(441)
站铁笼的第一天·····	赖少其(447)
青岛缉私受伤警方新亭访问记·····	徐中玉(452)
监狱一角·····	罗稷南(457)
海盗·····	田 青(462)
黑货·····	饶炫平(471)
水老鼠·····	平 平(478)
编后·····	(484)

蒋梦麟

民国初年之社会动态

我在民国六年即 1917 年 6 月间离美返国，美国正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欧战而忙着动员。离美前夕，心情相当复杂，那晚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莱楼，思潮起伏，一夜不曾合眼。时间慢慢消逝，终于东方发白。初夏的曙光从窗外爬藤的夹缝里漏进房里。清晨的空气显得特别温柔，蔷薇花瓣上满积着晶莹的露珠。附近图书馆前石阶上的智母铜像，似乎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向我微笑道别，祝她抚育的养子一帆风顺。我站在窗前，伫望着五年来朝夕相伴的景物，不禁热泪盈眶。难道我就这样丢下我的朋友，永远离开这智慧的源泉吗？但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

那天下午，我在中央车站搭火车离开纽约前往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火车慢慢移动离开车站时，我不住地回头望着挥手送别的美国朋友，直到无法再看到这些青年男女朋友的影子时才坐下。

一位朋友陪我到俄亥俄去看他的朋友。男主人有事进城去了，由漂亮的女主人招待我们。主人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位掌上明珠。这位黑发女郎，明媚动人，长着一张鹅蛋脸，而且热情洋溢，真是人见人爱。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星期，正是大家忙着登记应召入伍的时候。第一批新兵正在集合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营地受

训。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母亲们、爱人们、朋友们纷纷向出征的勇士道别，有的拥吻不舍，有的泪流满面，就是旁观的人，也为之酸鼻。

作客期间，我们曾经数度在月明之夜划船游湖。湖上遍布着长金色和银色水仙花的小屿。萤火虫像流星样在夜空中闪烁。鱼儿在月色下跳跃戏水。女孩子们则齐声歌唱。我还记得一支她们喜欢唱的歌：

六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
你为什么不肯打开你的瓣儿？
难道你怕会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青蛙们也嘶着粗野的歌喉随声和唱。女孩子唱了一支又接着一支，直到晚风带来寒意，大家才意识到夜色已深。于是我们弃舟登岸，在斜泻而下的月色中踏着遍沾露珠的草地回家。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两个礼拜的愉快生活旋告结束。我向朋友们道别，搭了一辆火车去旧金山。邮船慢慢离开金门海口时，我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心里念念不忘在纽约的朋友们。再会吧，朋友们！再会吧，美国！

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

离开祖国的几年之内，上海的学校也增加了好几倍；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学校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或中国政府负担的。少数例外的学校是多年以前公共租界当时兴办的。自从这些落伍的

学校在几十年前创立以来，租界当局收入，我想至少已经增加百倍。但是还让中国入永远无知无识罢——这样，控制和剥削都比较方便。

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指她们穿了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就是如此。当时中国摩登女子的这种衣服是相当有道理的，从肩到膝，平直无华，料子多半是绸缎，长短随时尚而定。这原是满洲旗人的长袍，于清朝进关时，男子被迫而穿着的，满清覆亡以后，也被汉家女子采用，因此称为“旗”袍。

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经大不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

男人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旧没有舍弃长衫，因为大家已忘记了长衫本来就是旗袍。穿着长衫而没有辫子，看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了，因为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旗袍究竟比较方便而且舒服。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的诱惑，这是入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旧留着辫子，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不出剪辫子有什么好处。辫子已经在中国人头上养了两百多年，就让它再留几百年也无所谓。任何运动中总不免有死硬派的。

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

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吁吁，汗流浹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下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罢！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末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那末就发展工业，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工业又无法发展。农村里农夫过剩，只要军阀们肯出钱，或者肯让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租界公园门口的告示牌已经有了改进，“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禁条已经修改为“只准高等华人人内”。甚至一向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开始发现有些值得尊重的东西，正在中国抬头。

关于上海的事，暂时谈到此为止。

上海这个华东大海港和商业中心，现在已经与向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由铁道互相衔接。由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再往

西通到南京，在下关渡长江与津浦铁路衔接，往北直通天津和当时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铁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宁波。

我的家乡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二十年，乘客的生活无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5点钟左右就上了船。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子上船售卖。我和哥哥还因此辩论了一场。哥哥要买部分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我说，“不行，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

“哈，哈！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吃了好几年，”他说，“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毛病。”他随手拣起一个又大又红然而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一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我耸耸肩膀，他仰天大笑。

天亮前，我们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1885年中法战争时，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位法军的海军上将。

天亮了，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伕们一拥上船，拼命抢夺行李。一个不留神，你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我和哥哥容易在人丛中挤下跳板，紧紧地盯在行李伕的背后，唯恐他们提了我们的东西，溜之大吉。

宁波几乎与九年前一模一样，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我对这种气味颇能安之若素，因我从小就经常吃咸鱼。宁波是个角

市，而且离宁波不远的地方就盛产食盐。我们跟着行李伙到了车站，发现一列火车正准备升火开往我的家乡余姚。沿铁道，我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洋溢着稻香，呵，这就是我的家乡！

火车进余姚车站时，我的一颗心兴奋得怦怦直跳。我们越过一座几百年前建造的大石桥，桥下退落的潮水正顺着江流急泻而下。从桥洞里还可以看到钓翁们在江边垂钓。这桥名曰武胜桥，意指英武常胜。因为四百年前当地居民为保卫余姚县城，曾与自日本海侵入的倭寇屡次在桥头堡作战。这些倭寇大家都认为就是日本入。

我们跑进院子时，秋阳高照，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眼睛和含笑的双唇，洋溢着慈父的深情。我兄弟两人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礼。旧式的叩头礼，在某些人之间已经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成为历史陈迹了。

父亲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然穿着旧式布鞋。他说话不多；在这种场合，沉默胜似千言万语。我们随即进入大厅。直背的椅子靠墙很对称的排列着，显见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很少改变。正墙上悬着镶嵌贝壳的对联，右联是“海阔凭鱼跃”，左联是“天空任鸟飞”。对联的中间是一幅墨竹，竹叶似乎受秋风吹拂，都倾向一边。这一切很可以显示一种满足的、安静的、而且安定的生活。

大厅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长方形的大盘子里堆砌着山景，因此使高墙围着的院子里平添山水之胜。小寺小塔高踞假山之上，四周则围绕着似乎已历数百年的小树。山坳里散坐着小小的猴子，母猴的身旁则偎依着更小的小猴。这些微小的假猴显得如此玲珑可爱，我真希望他们能够变成活猴一样大小而跳进我的怀里。小寺

小塔之外还有一个小凉亭，亭边长着一丛篁竹。假池子里则有咋喋的金鱼和探鳌觅食的小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人有置身自然之感。

刘老丈听说我回家了，当天下午就来看我。在我童年时代，刘老丈曾经讲许多故事给我们听，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那天下午，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告诉我，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信息时欢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年轻人买了西装，穿起来很像一群猴子。他又告诉我，短裙与短发如何在后来侵入县城。革命以后，他那留了七十多年的辫子，居然也剪掉了，可见他对革命和民国仍然是很赞成的，起先他有点想不通，没有皇帝坐龙庭，这个世界还成个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的总统，照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他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地方治安本来就靠地方官府来维持。民国以来，地方官府居然做得还不错。

那天晚饭吃得比较早，饭后他告辞回家，暮色苍茫中，不留神在庭前石阶上滑了一跤，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臂膀，挽住他，没有跌伤。他摇摇头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几天之后消息传来，刘太公真的见阎王去了。对我而言，我失去了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而且再也听不到这位风趣的老人给我讲故事了。

十五年前左右，姊姊和我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一百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在操场上追逐嬉笑，荡秋千荡得半天高。新一代的女性正在成长。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流行的中国歌更是声闻户外。

我在家里住了一星期左右，随后就到乡下去看看蒋村的老朋友。童年时代的小孩子，现在都已成人长大，当时的成年人，现在已经是须发斑白的老人。至于当年的老人，现在多已入土长眠，只有极少数历经村中沧桑的老人还健在。

村庄里的情形倒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么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无迹，因为老百姓现在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任何变革正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中国一度厌恶的变革现在已经根深蒂固，无法动摇。而且愈变愈厉，中国也就身不由己地不断往前迈进——至于究竟往那里跑，或者为什么往前跑，亿万百姓却了无所知。

我的大祖母已经卧病好几个月，看到我回家非常高兴，吩咐我坐到她的床边，还伸出颤巍巍的手来抚摸我的手，她告诉我过去十六年中谁生了儿子，谁结了婚，谁故世。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们已经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有些女孩子则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很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在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里种田的人很缺乏，但是强盗却也绝迹了。天下大概从此太平无事，夜里听到犬吠，大家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提心吊胆。

但是她发现进过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事实在要不得，他们说拜菩萨是迷信，又说向祖先烧纸钱是愚蠢的事。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灶神。庙宇里的菩萨塑像，在他们看来都不过是泥塑木雕。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佛像一齐丢到河里，以便破除迷信。他们说男女应该平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

死了以后有权再嫁。又说旧日缠足是残酷而不人道的办法。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他们说根本没有鬼，也没有灵魂轮回这回事。人死了之后，除了留下一堆化学元素的化合物之外甚么也没有了。他们说唯一不朽的东西就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一只肥肥的黑猫跳上床，在她枕旁咪咪直叫。她有气无力地问我：“美国也有猫吗？”我说有的。再一看，她已经睡熟了。我轻轻地走出房间，黑猫则仍在她枕旁呼噜作响，并且伸出软绵绵的爪子去碰碰老太太的脸颊。

我和大伯母谈话时，我的侄女一直在旁边听着。我走出房间以后，她也赶紧追了出来。她向我伸伸舌头，很淘气地对我说：“婆婆太老了，看不惯这种变化。”一个月之后，这位老太太终于离开这个疯狂的不断在变的世界。

接着我去拜望三叔母。她的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却很健旺。我的三叔父有很多田地，而且养了许多鸡、鸭、鹅和猪。三叔母告诉我一个悲惨的故事：我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蚀了很多钱，结果失了业，回到村里赋闲，一年前他吞鸦片自杀，他的寡妇和子女弄得一贫如洗，其中一位孩子就在皂荚树下小河中捉虾时淹死了。

三叔母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阉鸡，而且亲自下厨。鸡烧得很鲜美，鸡之外还有鱼，有虾。

三叔父告诉我，上一年大家开始用肥田粉种白菜，结果白菜大得非常，许多人认为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但三叔父却不肯丢，而且廉价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腌好的咸菜香脆可口，这位老人真够精明。

小时候曾经抱过我的一位老太婆，也到村子里来看我。她已经九十多岁，耳朵已经半聋，却从她的村子走了四里多路来看我。她仔仔细细地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一番，看我并无异样，才安了心。

她说，这位大孩子从前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他哥哥的膝头咬了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号啕大哭，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你记不记得那两位兄弟在父死之后分家的事？”她问我。两兄弟每人分到他们父亲的房子的一个边厢，又在大厅的正中竖了一片竹墙，把大厅平分为二。一位兄弟在他的那一半厅子里养了一头牛，另一位兄弟气不过，就把他的半边厅子改为猪栏来报复。他们父亲留下一条船，结果也被锯为两半。这两位缺德的兄弟真该天诛地灭！后来祝融光顾，他们的房子烧得精光。老天爷有眼的！

他们把那块地基卖掉了。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富商，后来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大洋房。洋房完工时，她曾经进去参观，转弯抹角的走廊、楼梯和玻璃门，弄得她头昏眼花，进去以后简直出不来。她试过沙发和弹簧床，一坐就深陷不起，真是吓了一跳。最使她惊奇的是屋主人从上海买来的一架机器，轮子一转，全屋子的灯泡都亮了。黑夜竟同白昼一样亮。

管机器的是她邻居的儿子，他是在上海学会开机器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笨头笨脑的孩子，居然能够拨弄那样复杂的一件机器。她离得远远地看着飞转的轮子，唯恐被卷进去碾成肉浆。

她还注意到另一件怪事：厨房里没有灶神。这一家人而且不拜祖先。厨房里没有灶神，她倒不大在乎，但是一个家庭怎么可以没有祖宗牌位？据说屋主人相信一种不拜其他神佛的教。她可不愿意信这个教，因为她喜欢到所有的庙宇去跑跑，高兴拜那位菩萨就那位。她倒也愿意拜拜屋主人相信的那位“菩萨”。因为上一年夏天她发疟疾时，那个“庙”里的先生曾经给她金鸡纳霜丸，结果把她的病治好了。但是她希望也能向别的菩萨跪下来叩头，求它们消灾赐福。